



會施蠱並不可怕；
心中有蠱，
則受一生束縛。

情中蠱

歐陽林

執情義聽筒
診斷愛情病



蠱 中 情

希代文叢

291

歐陽林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發行

蠱中情／歐陽林著．——第1版．——
— 臺北市：希代，民82
面； 公分．——（希代文叢；
291）
ISBN 957-544-439-6(平裝)

857.7

82002829

蠱中情

作者：歐陽林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執行主編：吳如惠
出版者：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社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話：7911197·7918621
電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撥：0017944.1
排版：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3320931~2 傳真／(02)3049687

中華民國82年6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律師

李永然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544-439-6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Printed in Taiwan

猶豫

是選擇的開端

選擇

是遺憾的起點

說個故事給你聽

歐陽林

「降頭」是一種流行於東南亞一帶的邪術，如果真要解釋，它相當於雲南苗族的蠱術，是一種無法用科學眼光去探知的神祕力量。在科技昌明的今天，降頭這一玩意已經非常罕見了！

以這樣的一個題材寫小說，純粹只為滿足自己創作的慾望，因為每當一個已經串連得非常完整的故事在腦海中湧現時，我是怎麼都無法克制自己不去動筆。所以，也請大家把它當成故事看，別用它去衡量當地的社會和環境。

基本上，我是比較喜歡婷婷媛這樣一個女人，她符合我高中時對擇偶開出的許多條件，當中包括一頭秀麗長髮、一臉文學氣質，以及一身似水的溫柔；雖然要會煮飯，但飯煮得好不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飯煮出氣質來。年少輕狂，許多事情現在想起都不禁要啞然失笑了！

婷婷媛的下場是我動筆當初所意想不到的。按情理而言，邵媚這個性格強烈的女人應該會有較具震撼性的結局，但情況卻恰恰相反。寫到最後我也嚇了一跳，但情勢已再難挽回，婷婷媛終究無可避免的走上這條路，除了讓書文傷心欲絕外，也令我自己難過了一個下午。我於是停下筆來，久久不能釋懷。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雄心大志，沒打算把它弄得纏綿悱惻，也沒意願要負起反映現實的社會責任，整個故事的完成純粹只是興趣與意志的結合。而我喜歡別人來聽我講故事，就因希望有人聽，我才會寫。

偶爾我會靜下心來，才驚然察覺自己肩上市上正承受著一股無法擺脫的壓力，包括眼前這一堆快要爆炸的人體知識以及後面那一羣面臨死亡的絕症病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不想在小說故事中增加自己負擔的原因，但卻能深深感受到，就只有在這些隨意而來的情節中，我才能真正的放鬆自己，忘卻生活的壓力，馳騁在這片屬於自己的天地中。

這便是我的創作理念，一切隨意，不想受約束。

所以，《蠱中情》不是什麼言情小說，也不是什麼文學鉅著，它不過是我想告訴你的一個故事。請你用心來聽。

鹽中情

第一部



楔子

在東南亞一帶，流行著一種神秘的蠱術，這種蠱術的施術方法，為一般人所怯於嘗試，更別說去探知它的原理及過程。不過，對於許多無法在現實生活中隨心所欲的某些人來說，蠱術無異成為達成他們願望的一種途徑。他們可以用蠱術作法，使自己喜歡的女人死心塌地的愛著自己，或是使自己厭惡的仇人永遠陷入水深火熱的痛苦中。反正上至天堂下至地獄，蠱術能為所欲為的做好任何事情而絲毫不露痕跡，任誰也想不到這順其自然而來的事情實際，上是有人從中策畫……

所以，大家都不敢得罪那些會施蠱術的人。
而我們，稱這種蠱術爲「降頭」……

1

媛：

坐了一天的火車之後，我終於到達了這個我將待上一年的小鎮。這小鎮位於馬來西亞半島的東北端，馬來名叫 *Pari Besar*，中文的意思是「大溪鎮」。於是我便想到桃園的大溪，也就想到現在依然還在寶島的妳。

屈指一算，離開寶島已經一個月了，好想念那裏的一切。

時間過得真快，在台七年學醫的日子竟在不知不覺中消失得無影無蹤，要不是

外籍醫師管理條例規定我畢業後一定得離開台灣，我真捨不得這人間仙境，因為仙境中有妳。

整理了一個晚上的房間終於有點像家了，但我依然還不太能習慣。像這種一天見不到幾輛車的偏僻小鎮，住慣台北的人是不太能適應的。

妳等著吧！一年之後我便申請調職到吉隆坡的醫院去，那是一個不遜於台北的繁華都會，華人也很多，到時才把妳接過來，然後，我們結婚、生孩子。OK！

書文

×月×日

我把信交給雜貨店老闆，向他說聲謝謝之後，便沿著柏油路往醫院走去。

在這只有幾百人口的小鎮裏，並沒有郵局的設立，一切郵政服務都由鎮上唯一的那家雜貨店代理，而城裏的郵差每星期來三次，把寄來的信帶給雜貨店老闆，再把要寄出去的信帶走。

而醫院，就在鎮的尾端，我走了五分鐘才到。目的是去見院長。

「你叫王書文？」院長是個馬來人，用馬來語問。

我點點頭。

「台大醫學系畢業？」

「是的，在那裏唸了四年，見習兩年，再加實習，共七年。」我道。

「馬來語能說得好嗎？」

「應該沒問題，我從小就在這裏長大。」

院長聽了笑了一下，緊繃著的肌肉鬆弛了開來，而我也安下心來。

「你的診療室就在我這間對面，你明天開始上班，從星期六到星期四，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星期五休息。你知道，我們星期五要到回教堂祈禱。」

「我知道。」

「還有，你在這裏對那些來看病的婦女要特別謹慎，因為這裏不比城市開放，你在做觸診時得小心。」

我點點頭，這些我早想過了！

「在這醫院裏，就只有你我兩個醫生，沒有護士，也沒有藥劑師，所以，以後我們倆得

多多合作。」

「多謝院長。」我說道，然後握個手，告辭了。

時間是下午兩點，陽光不強，我信步的在街上走著。

聽說這是個沒有華人的小鎮，我走在街上，路上的友族同胞都投給我奇異的眼光。也許他們都還不知道，從明天開始，我便是這鎮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將替他們看病開藥接生等等。

然後，我看到公共電話亭，靈機一動便撥了個電話回家去。

「媽！我是書文，我已經見過醫院院長了，他人很好，不會擺架子……」
電話亭裏的空氣有些悶。

忽然間，一個黑影從我眼角中閃過，我連忙轉頭一看，是個身穿黑衣的年輕女子，手裏提著菜籃，走在街上。

我不自覺的便急急放下電話，往她後面跟去。

這一名少女，身上穿著黑色長袖的長裙，手上戴著黑色手套，頭上裹著黑色的紗布，臉上蒙著黑色的面紗，只露出一對眼睛，以及一部分的臉，儘管我只是剛好在電話亭內匆匆一瞥，卻總覺得她臉上的顏色白得像華人。